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二十八回 金鑾殿申明冤抑

詩曰： 險阻艱難已盡嘗，申明冤枉為紅妝。金鑾殿上從頭奏，咫尺天顏懼恐惶。

話說王元帥吩咐擺宴，慶賀團圓。頃刻之間，杯盤羅列。飲酒中，寶寶兒過來叩首。皇甫總督十分歡喜，賞了三杯美酒，半只豬蹄。回對元帥道：這個人大該重用，不是沒有大才。王招討諾諾連聲，遂於席上商議班師。

招討王君動笑容，叫一聲，長華姐姐章賢兒。今朝救得嚴親轉，好把冤情奏九重。墨本未成須血本，大家咬指滴鮮紅。班師治倒劉奸賊，方算得，骨肉團圓大快胸。賢姊賢兄同志否？此番全孝又全忠。長華小姐心欣喜，右部先鋒壯氣雄。放下酒杯齊欠體，口稱謹順大元戎。亭山座上合歡道：何苦咬指染血紅。取得私書憑據在，只須墨本奏天容。元戎搖首稱非也，還得丹誠達九重。爹爹呀，劉后雖亡情分存，君王非不護他們。若然墨本呈天闕，顯見兒心未謂誠。寫得血書從直訴，上京須用心腹人。若然一落劉侯手，總有沉冤不得明。衛煥聞聽連說是，倒不如，我們染血奏冤情。元戎座上微微笑，回喚人員取一樽。

呀，侍值官取杯過來。

中軍侍值應連聲，獻上杯來放席間。元戎方才含玉指，先鋒早已咬春尖。長華小姐忙離座，一鏗銀牙血似泉。立起身來傾盞內，三人全不變容顏。合班將士齊稱孝，二位忠臣共贊賢。當下齊齊書血本，極陳痛語及哀言。長華姐弟連名具，勇達堂昆共一篇。只為勇彪同咬指，他也為，堂房叔父辨沉冤。寫成兩個連名本，已往之情件件全。國丈私書原筆跡，一齊封入血章間。打點完時諸事畢，商量要遭腹心員。

話說王招討要遭心腹上書，左右端詳，躊躇不定。只見先鋒熊浩到地一拱道：大元帥在上，末將左先鋒願往。

元戎一見喜非常，血本忙交小孟嘗。可喜將軍情願往，血書相托放寬腸。今朝不走明朝走，捷報同攜見聖王。一路登程加仔細，九重上本莫疏防。必須親叩金門下，免使奸人暗有商。天子若然觀了本，聽候御旨在皇邦。這邊隨後班師至，共仰金鑾較短長。六月暑天宜保重，好生跋涉面君王。先鋒應令忙收拾，宴罷回營就束裝。當下軍中筵席散，各個辭別赴營房。

話說中軍席散，諸將俱各回營。王元帥與女將軍，便與父親在中軍閒話，將所有未盡的事情，又告訴一遍。皇甫敬大贊道：有其父必生其女，好一個衛勇娥！不知他可曾許字不曾？皇甫長華應道：尚未聯姻。

皇甫亭山贊可奇，女中豪傑世間稀。熊君喪偶無佳配，說合成婚到甚宜。俊傑偕同成伉儷，先鋒一對是夫妻。孩兒也算酬恩德，竟做良媒說與伊。元帥聞聽連說是，長華小姐笑微微。

咳，爹爹呀！

母親已有意非常，要與同胞作正房。父說該婚熊友鶴，恐防此意惱萱堂。亭山見說微微笑，郡主猶存怎悔將？你母性情終若此，事情未定莫聲張。雖然奎璧兒家妹，豈可因仇派二房？他負我家無消說，吾家負彼就非良。元戎兄弟齊稱是，蓮花帳，父子團圓訴衷腸。勇達勇彪辭了帥，亦同衛煥轉營房。

話說勇達、勇彪同振宗歸帳，立刻屏退左右軍丁。右先鋒又將已往之事告訴了個明白。

喜壞忠良衛總兵，攬腰一抱叫親生。老夫出此英賢女，不枉堂堂七尺身。為父不能相報爾，也只好，與兒選個美郎君。先鋒微笑紅雙頰，父女言談情意長。少刻總兵和姪寢，一宵無事又天明。徵東元帥大營坐，合部將軍共點名。甲士鏘鏘趨寶帳，盔纓滾滾進營門。齊行打躬參元帥，列隊分班叫主兵。個個威風真俊傑，人人壯氣果奇英。俱皆打虎敲牙將，盡是擒龍鋸角人。皇甫亭山迴避過，總兵衛煥跪中軍。只因帳幄威儀重，相見須將大禮行。故此亭山先躲避，免於為父跪親生。元戎一坐蓮花帳，眾將低頭聽令行。左部先鋒來謁見，全身結束要辭行。帳前施禮呼元帥，末將相辭就起身。一切軍情鬚髮放，俱皆委與右先鋒。披星戴月去都下，專候元戎奏凱兵。招討聞言心大喜，復將稟啟付同盟。到京先至尚書府，拜候恩師鄺大人。細稟歷來征戰事，羽書三報即回京。提攜之德如山重，奏凱歸來跪謝恩。稟貼報明參謁過，求師引見去朝君。務祈天子當朝覽，免使遲延有變更。熊君欠身連答應，登時先駕海船行。元戎座上重傳令，右部先鋒應一聲。

有呀！末將韋勇達聽令。

英雄隊裡閃英豪，金甲叮嚀曲曲腰。座上元戎心內喜，就呼右部不辭勞。從今雙掛先鋒印，執掌前營到聖朝。帳幄須當加整治，黎民不可犯秋毫。太平無事班師轉，好向那，丹鳳城前掛錦袍。右部先鋒雙掌印，威風凜凜上鞍韉。先提本部諸英傑，等候雄師轉聖朝。

話說韋先鋒先提本部下舟，調撥樓船，伺候元戎的大隊。這邊王元帥分派停當，立刻傳令起營。

三聲大炮震天關，立刻起營落海船。前部先鋒開道路，徵東元帥坐中堅。朝鮮駙馬相隨走，押著番官進貢船。浪又平來風又順，滔滔一去扯征帆。三年骨肉方逢面，一戰功勞奏凱旋。怎見赤雲軍氣勇，贊成十字換新篇。王少甫，下仙山，皇都奪印。中狀元，為將帥，奏旨東征。救登州，飛寶劍，立誅敵將。驅虎將，殺沙門，復破番人。皇甫女，拜雲前，福能解禍。韋先鋒，追鄺帥，兵不留行。斬神蛟，鄺帥死，先鋒名重。拋錦索，道人拿，元將功成。興兵馬，下朝鮮，番王降表。救嚴親，回故國，血本陳情。論軍威，真個是，旌旗變色。談品節，尤應當，忠孝傳名。班勝凱，跨東洋，三軍浩浩。盼得是，轉皇都，天下昇平。徵東招討定偏邦，方至登州這地方。守將殷公驚又喜，開城跪接好匆忙。大兵復入登州地，元帥飛書先接娘。尹氏夫人心大悅，登時接回在華堂。夫妻相抱號陶慟，三載重逢訴別腸。歇馬一天重上路，夫人母女共營房。囚車復載劉奎璧，浩浩王軍上帝邦。國舅自知難免禍，沿途痛苦淚千行。

啊唷皇天呀！

奎璧情知不免刀，可憐怕累兩幼勞。近聞姊姊宮中死，難倚椒房勢力高。三載之前他受苦，三年之後我吞刀。早知報應有天理，何必用，千主百計賺阿嬌。

啊唷爹娘呀！

不肖孩兒理合亡，無端帶累兩爹娘。此番死入陰司路，多應是，墮輪迴受慘傷。奎璧囚車心自亂，無奈相共到皇邦。大兵一路滔滔進，得勝回朝喜氣揚。按下徵東王總帥，且談熊浩上京邦。

話說虎翼將軍入京上表，事情緊急，說不得連夜奔馳，六月二十一日已到彰儀門外。熊浩就帶著隨身家將，依舊歌在前次的主人寓中。用過飯，冠帶已畢，竟到鄺司馬府中而來。

先鋒走馬到梁衙，不住加鞭踐石沙。催動龍駒行得快，抬頭望見師家。心內喜，面添花，跳下雕鞍至相衙。先叫門公投手本，客廳相待與留茶。司閻飛和書房報，鄺明堂，驚喜相交說請他。

話說鄺明堂司馬，一聞熊浩來京，不覺又驚又喜。一面吩咐請入書房，一面自家更換冠帶。正然下階迎接，早已見熊友鶴直進院來了。

左部先鋒入院門，抬頭一看急躬身。慇懃進步深深揖，敬請恩師近況寧。司馬合歡忙遜讓，贊一聲，年來氣色好光明。先鋒一入書廳內，整整衣冠把禮行。

老師在上，門生謝大人提拔之恩。

熊浩言完跪下來，深深八拜在塵埃。明堂答禮連聲讓，左部先鋒始抬。先說元戎相問候，又言連聲返金台。徵東之事公明訴，司馬聞聽喜滿懷。

啊唷妙哉！怎麼說就要班師了？

少甫王君武業高，年兄又會斬神蛟。朝鮮如此難徵討，竟被他，一到成功奪錦標。難得長華和勇達，赤忠全孝盡勤勞。亭山衛煥真非叛，不枉我，保奏招討這一遭。

啊，熊年兄，可有報捷羽書麼？

熊浩含糊應兩聲，微微回視眾家丁。明堂會意忙開口，屏退迴廊伺候人。移近沉香金交椅，低低相問有何情？先鋒熊浩稱容稟，隨即忙忙立起身。雙手先呈安稟帖，又將血本手中擎。躬身連說求明鑒，惟望恩師憫下情。司馬就知機密事，看了看，內有皇甫少華名。心已悅，意迷離，回首慌忙問一聲。

呀，熊兄，這王少甫就是皇甫少華麼？

先鋒停立應連聲，司馬心中喜又驚。一轉悲酸將下淚，千般喜悅復開顏。微含細語從頭念，半轉明眸上下觀。帖內具明前後事，並言奏凱定朝鮮。特將血本明冤枉，要求師，帶領先鋒面聖顏。提拔大恩如再造，班師回朝請金安。尚書看著元戎筆，頃刻間，一寸芳心事萬端。

啊唷妙呀！好一個才能足備的英雄，忠孝雙全的賢士！

我因欲得你伸冤，故奏當今五鳳樓。難得此君如我願，果然一戰定邊疆。朝鮮拜服無更變，指日班師返帝州。

啊唷可喜可幸！

公然少甫是芝田，救父回朝要報冤。血本陳情真大孝，算得起，雲南孟女一夫男。

咳，芝田呀芝田！

你惟切念老師恩，哪曉明堂是麗君？提拔升騰惟讓我，掃除世亂獨推君。今朝血本來都下，少不得，帶領先鋒去面君。為你表明冤枉事，也是我，全終全始一番心。少年司馬心悲喜，真正是，一刻時中萬種情。當下看完生喜色，朝靴一頓贊連聲。

啊唷奇哉！有這等忠孝的後代！

血本聯名奏九重，丹誠必定動天容。私書供狀今俱在，哪怕君王斷不公。今日年兄留舍下，五更引見也從容。原來皇甫門中後，他竟會，改姓移名做總戎。可見劉家空陷害，今朝難脫網羅中。君王一覽私書後，方見得，奸是奸來忠是忠。

咳，年兄你也辛苦了，今日可歇於舍下，明日同人午門便了。

熊浩慌忙謝盛情，收藏血本在書廳。明堂下令擺筵席，便服相邀友鶴君。高捲珠簾開盛宴，大陳美味敞花屏。師生相酌頻談論，榮發來回把酒斟。外面家丁俱待飯，酒闌席散已黃昏。聽槐軒內鋪床帳，安頓先鋒上表文。然後呼人持絳燭，自家歸入內房門。梁公問起邊庭事，司馬從頭細告知。丞相府中先贊歎，可嘉孝義出名門。樓船大戰成功速，赤誠血本表陳情。明日朝廷行國法，劉門勢燄一時傾。四人共上連名本，一定君王憫孝心。到底忠臣良將後，行為殊覺出人群。尚書告別方才出，又到花園去省昏。適值素華先在彼，安人陪坐甚慇懃。尚書入內稱安置，小姐旁邊也起身。孫氏安人忙送出，連呼侍女挽千金。花園路遠難行走，何必天天到此臨。小姐低低稱請轉，奴為幼輩正該應。住房猶隔心猶歉，豈有朝昏不省親。言訖扶環引曲徑，相同司馬轉房門。一臨臥宅香閣內，顯明堂，屏退房中使喚人。稟帖遞將梁小姐，低叫賢妹又呼卿。請觀此是何人札？看到關心莫淚淋。梁氏素華驚又喜，慌忙伸手剔銀燈。秋波宛轉從頭看，不覺芳心痛哭聲。

啊唷好呀！果然是他麼？

司馬含歡應道然，夫人你說可奇焉？這番不枉吾相薦，果然他，忠亦全來孝亦全。如今大事將停當，倒還須，成就卿家夢裡緣。好待你，羅幃春暖雙棲鳳；好待你，繡枕情深並蒂蓮。君玉自思無此福，好將佳麗侍芝田。素華聽說通紅臉，低喚千金莫戲言。小姐不婚奴不嫁，大家獨守了餘年。可驚果是真皇甫，一戰成功奏凱旋。此事多虧賢小姐，不然哪得辨沉冤。君王閱本知詳細，倒只怕，劉家國丈要下監。

咳！這叫做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三年前後變一場，皇甫興隆劉宅亡。可歎可驚還可喜，一邊將敗一邊昌。素華小姐心悲喜，暗想芝田皇甫郎。君已升騰將富貴，可知道，奴家為你抱冰霜。千金不嫁奴難嫁，看起來，夢裡姻緣不成雙。小姐還愁還可喜，遲疑不敢喚明堂。尚書亦是難區處，抱膝長吟坐榻床。

咳！這也是一樁難事。

我欲相瞞不說明，蘇娘好事豈能成。若將映雪婚皇甫，我亦須當同做親。如是仍瞞妝扮事，誰家師母嫁門生？細思此事難區處，且看芝田是怎生。他若果能守義，麗君不免善調停。彼若無念思原聘，說不得，我守空幃過此生。司馬暗思心慘痛，容顏不肯露愁容。素華小姐難明勸，惟願千金轉了心。當下尚書歸了寢，只因五鼓要朝君。素華就枕難成夢，悲喜相交萬種情。復去翻來情脈脈，玉簪斜處亂香雲。朦朧一覺方才醒，已聽譙樓轉五更。急整繡衣推枕起，尚書耳畔喚低聲。少年司馬驚殘夢，立刻披衣坐繡衾。小姐揭幃先下榻，呼環取水入房中。夫妻相對齊梳洗，傳諭廚房備飯否。小姐命環前去說，再將一桌送書廳。熊爺遠到休輕慢，小菜多加幾味精。進膳之時須伺候，再呼榮發獻佳茗。丫鬟奉命忙傳諭，少刻回來復主人。司馬夫妻同用膳，茶來飯罷換衣食。多嬌親自呈冠帶，年少尚書笑兩聲。如此辛勤勞玉體，須得要，娶房侍妾替夫人。素華小姐微含笑，催促夫君快起身。司馬方才呼秉燭。紗燈引出弄簫廳。先鋒茶飯俱用過，正在巡簷散步行。相候老師還未出，回看天色漸黎明。庭前綠樹搖棲鳥，戶外紅霞映曉暉。熊浩巡簷心暗想，到底是，老師年紀在青春。天光已曙星將落，恐誤當朝上表情。友鶴跨階抬首看，早觀燈影出庭門。一聲咳嗽朝靴響，步出尚書廳大人。熊浩上前忙作禮，少年司馬面含春。下官曼起勞相候，就請年兄上馬行。熊浩躬身連遜讓，門生怎敢僭師尊。尚書只得先登轎，前部揚鞭隨後行。少年司馬威儀重，後擁前呼一路聞。行近禁門才落轎，先鋒熊浩後隨跟。尚書執笏先傳奏，就有黃門啟聖君。元帝立時升寶殿，特宣司馬與先行。尚書回首叫前部，熊浩慌忙應一聲。隨著老師同進步，遙觀寶扇已雙分。忙進禮，急稱臣，舞蹈揚塵拜聖君。朝見罷時齊俯伏，成宗天子就開聲。

啊鄺司馬，可又是邊庭的捷報來了？

深喜先生薦眾賢，果然有法破朝鮮。寡人近日才高枕，捷報來京已兩番。司馬階前三頓首，特因引見面龍顏。徵東元帥差官至，書本奏呈聖目觀。天子立呼熊浩上，先鋒叩首近金鑾。羽書先獻盤龍案，然後方呈血本觀。元帝座中聞報捷，龍心一喜動天顏。

阿唷，妙呀！羽書來了麼？

朝廷急展看分明，書內俱言征戰情。跨海東征諸事定，朝鮮納貢已稱臣。亭山衛煥俱相救，即日班師面聖君。捷報之中言大概，尚然未具少華名。君王看罷非凡喜，拍案驚奇叫一聲。

啊唷奇哉！好一個王招討，指日就要班師了。

寡人何福得奇才，就要班師奏凱來。但是振宗皇甫敬，何須相救返金台？已降外國無忠孝，朕豈肯，再把他們立赤階。天子方才言到此，左先鋒，手擎血本叫冤哉。

啊唷，冤哉！請陛下洞鑒血書，以分曲直。今徵東元帥即皇甫少華是也，此奸臣陷害，改姓移名，得聖主垂憐，建功立業。今救得皇甫敬、衛煥還朝，特與胞姪長華並衛煥的子姪各具聯名血本，上達天聞。願吾主立判忠奸，以彰國法。

先鋒奏罷跪朝綱，血本高抬奉聖王。司馬階前呼萬歲，求恩寬宥恕疏防。微臣誤學亭山子，幸喜他，不是奸來卻是良。今日血書呈御覽，吾皇明鑒在朝綱。尚書言訖同稽首，寶座中，天子聞聽著了忙。

呀！怎麼說王華就是少華麼？

山東巡撫奏軍機，難道言辭多是虛。他與亭山無宿憤，如何上表要誣伊？少華救父全忠孝，就將他，血本呈來與朕觀。看得分明真有屈，少不得，寡人立斷是和非。先鋒叩首忙呈本，天子開觀也慘淒。卻是長華親手筆，猩猩血跡帶淋漓。朝廷座上先憐憫，急閃龍眸觀仔細。休表衛家兄弟本，先題皇甫軍中機。

話說元天子一開血本，見了滿紙淋漓，就有幾分憐憫。再把血書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徵東元帥臣皇甫少華，靖國將軍臣長華稽首頓首，冒死上言。謹奏為與父辯冤事。臣父受國恩於兩世，惟報效而忘生。豈叛逆於一時，遂含慚以不死？竊思陛下御極之初，臣父現任雲南總督，臣等亦隨任在滇。其時，有告假兵部尚書孟士元之女，貌美而才高。托布政使秦為媒往說，時值元城侯世子劉奎璧，托其舅鴻臚寺顧宏業求親，兩家不約而同。兵部孟士元設得一智，以錦袍懸於柳枝，復以金錢相壓，如能一箭穿柳葉，二箭中錢眼，三枝射斷紅繩者，即披袍而歸，擇吉行禮。臣少華遂與劉奎璧同往於孟園比射。臣思姻緣前定，何妨先人而後己，遂讓奎璧先試。彼中二箭而退。臣素能反射，三矢不虛。即披袍而返，以聘孟女。不意奎璧素有陰謀，白比射之後，與自臣交契愈深，臣亦無疑而益敬。於清和夏日，約臣泛舟於昆明池。至晚不及入城，遂留臣宿於劉侯住宅花園中小春庭內。密托僕人江進喜，乘夜放火，以報私仇。不期，此晚其顧門外祖母忽中風病故，劉奎璧未及視其僕人舉事，遂與母同往。其時，臣方獨坐之際，有奎璧之妹燕玉，偕其乳媪江進喜之母同出。臣問其來意，彼乳母訴雲：其子性孝，有事必請母命而行。已將奎璧所托之謀，密地洩漏。並言夜夢白髮老者警其改惡從善，故不敢擅便舉火。再兼，言燕玉郡主亦夢已故生母吳氏囑雲：明晚當有貴人至舍，爾如解其急難，托以終身，日後還可救父母的性命。若不依言，一家難保。故至小春庭報信，兼訂婚姻。臣再辭不脫，即為暫允。走避雲南玄妙寺中，移時即聞有回祿之災。官兵惶惑往救，至三更將盡時，火光乃滅。臣不歸之先，有隨去家人並劉奎璧所差僮僕，走報臣父。臣父即自往驗看，因無骸骨，追究不明，遂帶江進喜回署勘問，得悉一切縱放等語。適臣歸家，明白訴於臣父父母。其時不即奏聞陛下者，蓋為通家情分，隱惡揚善故也。豈意劉奎璧陰謀敗露，恐臣家立時叩關，竟以私書轉達其父。元城侯劉捷舉薦臣父東征。臣長華、臣少華等，遂與母歸鄉，住於湖廣江陵縣，未幾即遭拿解全家。有雲：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臣少華本不當違旨私逃，因思此非出於聖意，實被奸人陷害耳。豈可以一身就縛，致使兩代功勳遂陷於千秋叛逆？故欲奮雪父冤，以圖今日。臣長華母女同解，來路由吹台經過，即遭韋勇達手下所劫。本欲自死，因其是總兵衛煥之子，同逢患難，亦欲救父伸冤者，故暫居山野，以待天時。雖然買馬招兵，也無非是全忠盡孝。數逢天兵招伐，但擒而不害。此臣女未敢負恩也。因獲得世子劉奎璧到山，細以前情勘問，奎璧親筆招成，已立供狀。內雲：因仇舉火，托父薦賢，並陷忠為叛，奪逼婚姻，孟氏投池，復圖謀於臣女等項。臣遂存其供狀，以為日後之憑。今蒙聖恩，掛榜招賢，拔臣弟少華為武狀元徵東元帥。復降旨宣撫投降，敢不瀝血披肝，以圖報效。臣少華跨海東征，夜遭右先鋒韋勇達密探朝鮮人馬，察其遠近，以備進取。勇達觀風之際，忽有一人名賽寶兒，駕小洋船，詐稱販貨。右先鋒問明情節，方知是奉劉侯密使，到朝鮮投遞私書。臣遂開緘視之。內雲：今元帥王華、先鋒韋勇達，皆衛煥、亭山二人之子，若到緊急難敵之時，竟將其父綁出城門處斬。王華等父子關心，欲救亭山、衛煥之命，就便不降，亦必有退矣。此元城侯劉捷親書。陰謀如此，臣既大幸得獲私書，即著賽寶兒隨徵，以作見證。後破番城時，朝鮮國王跪獻降書，並送臣父與衛煥同歸。可憐三載牢獄之災，形狀不堪，難以盡述。臣父等既非投降外域，臣長華臣少華俱共呈血本，以訴三載沉冤。我皇上如未信實，現有國舅供狀，劉捷私書，並外國使臣燕山丹，亦可究明詳細。倘蒙聖主英明，去偏私而斷曲直，以使臣們父子得復忠孝之名，則感皇上天恩，銜結萬世矣！特此跪奏。

話說元天子看完皇甫長華兄弟的血本，不覺且怒且驚，龍顏失色。再看勇達弟兄的奏章也不過想為父伸冤，要求聖恩明斷等語。